

宋詞菁華

編者 劉躍進

宋詞菁華

周南



浙江文藝出版社

香港回歸紀念

周南



序

浙東自古為人文淵藪。富陽蔣君放年者，今之有心人也。世務農，至君而獨鍾情於文事。

富陽盛產良竹，君迺節衣縮食，與鄉人籌建富陽古籍宣紙廠、印刷廠及華寶齋書社。所制宣紙，世稱佳美。不數載刊印古籍、拓片、名人寫經之屬，已達百餘種之多。沙孟海先生有「蔡倫業績、沈括高風」之譽，信不誣也。值此香港回歸祖國之際，實屬弘揚民族文化之時。君特發為宏願，聘請名家選印唐詩、宋

詞、元曲各為一函，以紀念此百年不遇之盛事。
其志可嘉，而厥功則非可以時日計也。應君之
命，聊題數語以為弁。

周南

丁丑三月

前言

劉躍進

一

中國古典詩歌發展到了中唐時代，開始由過去一統天下的局面，分化成三分天下而有其一的現實。所謂三分天下，首先是由於韓柳古文運動的蓬勃發展，推動了散文創作的繁榮；其次，起源於民間的小詞也逐漸登上文壇，而引起文人的重視，并嘗試擬作，沒有幾十年的時間，波浪推湧，匯為奔流的江河，唐詩過後，竟成為宋詞的天下。

詞原本是配樂的詩歌，而且是更為嚴謹的格律詩。唐代稱之為曲子詞，表示小曲的詞。其實，唐詩多是可以入樂的，如著名的「旗亭畫壁」的故事，就生動地說明了這一點。又如王維的《渭城曲》：「渭城朝雨浥清晨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勸君更盡一杯酒，西出陽關無故人。」原來僅此四句，後來敷衍成為三疊，稱為《陽關三疊》，反復演唱。至宋代，又有人將這整齊的四句詩改編成長短

不一的形式，加進許多的襯字，更便於演唱，有急有緩。由此看來，詞的產生首先是由於演唱的需要，在原有的四言、五言，甚至七言詩的基礎上加進襯字，使其變得長短不一，便於演唱。因此，詞在形式上的突出特征是長短不一，故又稱之爲長短句。

詩歌長短句式的交錯，早在六朝時期就有許多詩人作過嘗試。

沈約、蕭衍《江南弄》十餘首，其形式均是固定的，即三個七言句，四個三言句。又如沈約《六憶詩》也均以三字領起，繼之以五個五言句，格式顯然也是定型的。朱弁《曲洎舊聞》說：「詞起於唐人，而六代已濫觴也。」楊慎《詞品序》說：「詩詞共工而異曲，共源而分派。在六朝看陶弘景《寒夜怨》、梁武帝之《江南弄》、陸瓊之《飲酒樂》、隋煬帝之《望江南》，填詞之體已具矣。填詞必溯六朝，亦昔人窮探黃河源之意也。」近代王國維《戲曲考源》也持相近觀點：「詩餘之興，齊梁小樂府先之。」至唐代，嘗試此種詩體創作的詩人就更多了。如李白有三五七言詩：「秋風清，秋月明。高雲聚還散，寒鴉栖多驚。相思相見知何日，

此日此夜難爲情。」白居易有一至七字詩：「詩，宜美，瑰奇。明月夜，落花時，能助歡笑，亦傷別離。調清金石怨，吟苦鬼神愁。天下只應我愛，世間唯有君知。自從都尉別蘇句，便到司空送白辭。」這種近乎文字遊戲的嘗試，正說明唐代詩人努力在打破整齊劃一的呆板句式，并身體力行之。特別是白居易和劉禹錫，更以自己的創作實踐，爲這種新的詩體開闢了發展道路。如白居易的『憶江南』：「江南好，風景舊曾諳。日出江花紅勝火，春來江水綠如藍，能不憶江南？」劉禹錫『竹枝詞』：「山桃紅花滿上頭，蜀江春水拍山流。花紅易衰似郎意，水流無限似儂愁。」「楊柳青青江水平，聞郎岸上唱歌聲。東邊日出西邊雨，道是無晴還有晴。」這些小詞，明顯地受到民歌的影響，雖然文人氣還比較濃郁。此外，相傳爲李白所作的『菩薩蠻』『憶秦娥』也是唐代兩首著名的詞作。『菩薩蠻』詞：「平林漠漠烟如織，寒山一帶傷心碧。暝色入高樓，有人樓上愁。玉梯空佇立，宿鳥歸飛急。何處是歸程，長亭更短亭。」『憶秦娥』詞：「簫聲咽，秦娥夢斷秦樓月。秦樓

月，年年柳色，霸陵傷別。

樂游原上清秋節，咸陽古道音塵

絕。音塵絕，西風殘照，漢家陵闕。」宋代黃升《唐宋諸賢絕妙詞選》稱此二首「爲百代詞曲之祖」。

在中國詞體發展史上，有兩部早期最重要的詞集都出現在中晚唐五代時期。一是敦煌寶窟中發現的《雲謠集》，一是五代後蜀趙崇祚編的《花間集》。

《雲謠集》收詩凡三十首。此外，敦煌石室殘卷中還有不少民間小詞。這些作品的發現，解決了詞學研究中久懸未決的重大疑案，如過去一直以爲《花間集》是我國現存最早的詞集，這已經成爲定論。但是，自從《雲謠集》發現以後，這個傳統看法得到了更正。另外，這部詞集的發現，也廓清了許多模糊的認識。如傳統的看法，認爲唐代無漫詞，柳永始作漫詞。但是從詞集中却發現了長調。最重要的是，此集所收多是唐代開元以來里巷之詞，反映了早期民間詞所具有的思想感情和藝術風貌，填補了早期詞史研究的一段空白。

《花間集》收錄晚唐五代十八位作家五百餘首詞。所收詞作，多爲豪華宴會上歌妓舞女演唱的歌詞，「能逐絃吹之音，爲側艷之詞」，故歷史上稱之爲「花間詞派」。花間酒畔，倚紅偎翠，是這一詞派共同的特徵。這部詞集所收的作品，大多寫得輕艷綺旎，刻畫心理活動，哀怨動人。最典型的代表是溫庭筠，詞集收錄作品最多，凡六十餘首，被目爲「花間派」的代表作家。如『菩薩蠻』十八首之一：「小山重叠金明滅，鬢雲欲度香腮雪。懶起畫蛾眉，弄妝梳洗遲。照花前後鏡，花面交相映。新帖繡羅襦，雙雙金鷗鴂。」用詞華美，客觀地描寫了一個貴族女子的日常生活。這是《花間集》中客觀描寫的代表作。此外還有較濃重的主觀色彩的詞作，如韋莊的『女冠子』就是典型的作品：「四月十七，正是去年今日，別君時，忍淚佯低面，含羞半斂眉。不知魂已斷，空有夢相隨。除却天邊月，沒人知。」讀了這小詞令人想起後來歐陽修所寫的『生查子』：「去年元夜時，花市燈如晝。月到柳梢頭，人約黃昏後。今年元夜時，月與燈依舊。不見去年人，淚滿春衫。」

袖。」溫庭筠也有部分作品寫得熱烈，詩人之情與詩中主人公之情融爲一體，抒發了強烈的情感。如『更漏子』：「玉爐香，紅蠟淚，遍照畫堂秋思。眉翠薄，鬢雲殘，夜長衾枕寒。梧桐樹，

三更雨，不道離情正苦。一葉葉，一聲聲，空階滴到明。」又如『夢江南』：「千萬恨，恨極在天涯。山月不知心裏事，水風空落眼前花，搖曳碧雲斜。」「梳洗罷，獨倚望江樓。過盡千帆皆不是，斜輝脉脉水悠悠，腸斷白蘋州。」這些詞寫得情真意切，對宋代詞人，特別是婉約派詞人產生莫大的影響。

但是，我們也不無遺憾地看到，這些詞作，特別是《花間詞》，真可謂兒女情多而風雲氣少，多局限於風花雪月、男歡女愛的描寫，詩境狹隘，殊無骨氣。至李後主出，風氣開始爲之大變。

他的代表作如『相見歡』：「林花謝了春紅，太匆匆，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。胭脂淚，相留醉，幾時重，自是人生長恨水長

東。」又「無言獨上西樓，月如鉤，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。剪

不斷，理還亂，是離愁，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。」又如『虞美

人」：「春花秋月何時了，往事知多少。小樓昨夜又東風，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。」

雕闌玉砌應猶在，知是朱顏改。問君能有幾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。」王國維平生推重李後主詞，以爲「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，感慨遂深，遂變伶工之詞而爲士大夫之詞。」又說：「尼采謂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，後主之詞，真所謂以血書者也。」其所以如此，是因爲他從一個南唐小皇帝淪落爲階下囚，終日以淚洗面。兩年多的囚徒生活，使他開始真正把詞作爲抒情的工具，把詞從花間宴席引上抒發作者真情實感的創作道路。

宋詞從此正式揭開了序幕。

二

輕靡婉約的晚唐五代詞風，整整影響了兩宋三百餘年。宋詞發展的的主流是所謂婉約的一派。至少在北宋詞壇，婉約詞派無疑占據了主導地位。其內容多是春花秋月、離情別緒，而在藝術技巧以及遣詞造句方面頗見藝術匠心。代表作家如張先、二晏、歐陽修、秦觀以及兩宋之交的李清照、周邦彥、賀鑄等，爲宋詞藝術的完美精

緻作出了自己的貢獻。譬如張先的『天仙子』：「水調數聲持酒聽，午醉醒來愁未醒。送春春去幾時回？臨晚鏡，傷流景，往事後期空記省。」沙上并禽池上暝，雲破月來花弄影。重重簾幕密遮

燈，風不定，人初定，明日落紅應滿徑。」寫臨老傷春之情，頗爲感人。張先當時有綽號叫「張三影」，是說他很善於用「影」字，現存詞作凡六七處用之。王國維《人間詞話》評此詞：「著一『弄』字而境界全出矣。」就因爲這樣一來，把「影」字給寫活了。「二晏」是指晏殊和晏幾道。晏殊的詞往往透露着一種富貴相，這與他的生活處境有直接的關係。畢竟他是天下承平時期的宰相，過着養尊處優的生活。他的代表作如『浣溪沙』：「一曲新詞酒一杯，去年天氣舊亭臺，夕陽西下幾時回？無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識燕歸來，小園香徑獨徘徊。」又如『蝶戀花』：「檻菊愁烟藍泣露。羅幕輕寒，燕子雙飛去。明月不諳離恨苦，斜光到曉穿朱戶。昨夜西風凋碧樹，獨上高樓，望盡天涯路。欲寄彩箋兼尺素，山長水闊知何處？」傷春嘆別，表現得雍容華貴。相比

較而言，晏幾道的詞則染上一層貴公子孫的沒落情緒。代表作如『臨江仙』：「夢後樓臺高鎖，酒醒簾幕低垂。去年春恨却來時。落花人獨立，微雨燕雙飛。記得小萍初見，兩重心字羅衣。琵琶絃上說相思。當時明月在，曾照彩雲歸。」善於捕捉剎那間細膩的感受，寫得如泣如訴，令人回味不盡。

婉約詞發展到北宋中後期，在藝術上已經相當成熟。以周邦彥爲中心的一大批詞人，在詞創作中講求精煉，恰如七寶樓臺，圓潤精緻，在藝術上幾乎無懈可擊。周邦彥的『蘭陵王』（柳）、賀鑄的『青玉案』等可視爲代表。而這一時期最有成就的當首推秦觀和李清照。秦觀的代表作『滿庭芳』：「山抹微雲，天連衰草，畫角聲斷譙門。暫停征棹，聊共引離尊。多少蓬萊舊事，空回首，烟靄紛紛。斜陽外，寒鴉萬點，流水繞孤村。銷魂當此際，香囊暗解，羅帶輕分。謾贏得青樓，薄倖名存。此去何時見也？襟袖上，空惹啼痕。傷情處，高城望斷，燈火已黃昏。」而秦觀最爲人傳誦的還是『鵲橋仙』「纖雲弄巧，飛星傳恨，銀漢迢迢暗度。金風玉

露一相逢，便勝却人間無數。

柔情似水，佳期如夢，忍顧鵲橋

歸路。兩情若是久長時，又豈在朝朝暮暮。」歌頌了矢志不渝的愛情。李清照的創作以「靖康之難」作為分界綫，前期創作表現了輕麗委婉、帶有一點傷感情調的詞風，如『醉花陰』：「薄霧濃雲愁永晝，瑞腦消金獸。佳節又重陽，玉枕紗廚，半夜涼初透。東

籬把酒黃昏後，有暗香盈袖。莫道不消魂，簾卷西風，人比黃花瘦。」後期創作則染上了濃重的時代色彩。北宋滅亡後，這位女詞人的丈夫病死，自己只身流寓江南，過着孤苦寂寞的生活，因而她的詞籠罩着淒涼的氛圍。代表作是『聲聲慢』：「尋尋覓覓，冷冷清清，淒淒慘慘戚戚。乍暖還寒時候，最難將息。三杯兩盞淡酒，怎敵他、晚來風急？雁過也，正傷心，却是舊時相識。滿地黃花堆積，憔悴損，如今有誰堪摘？守着窗兒，獨自怎生得黑？梧桐更兼細雨，到黃昏，點點滴滴。這次第，怎一個愁字了得？」

如果說上述詞作帶有明顯貴族色彩的話，那麼以柳永為代表的一批詞人則又表現為平民化的傾向。他長期流連於汴京、杭州坊

曲，與妓女樂工交往，因而他的創作主要反映了市井平民的生活和
城市風貌。很多士大夫認爲他「薄於操行」，看不起他。爲此，柳
永作『鶴冲天』詞：「忍把浮名換了，淺斟低唱。」從此越發放蕩
不羈。他的代表作是『雨霖鈴』、『八聲甘州』和『望海潮』，用
鋪叙的手法抒發離情別意，描寫城市風光。如『雨霖鈴』：「寒蟬
淒切，對長亭晚，驟雨初歇。都門帳飲無緒，留戀處、蘭舟催發。
執手相看淚眼，竟無語凝噎。念去去、千里烟波，暮靄沉沉楚天
闊。多情自古傷離別，更哪堪冷落清秋節。今宵酒醒何處，楊
柳岸，曉風殘月。此去經年，應是良辰好景虛設。便縱有千種風
情，更與何人說。」又如『八聲甘州』：「對瀟瀟暮雨灑江天，一
番洗清秋。漸霜風淒緊，關河冷落，殘照當樓。是處紅衰翠減，冉
冉物華收。惟有長江水，無語東流。不忍登高臨遠，望故鄉渺
邈，歸思難收。嘆年來蹤迹，何事苦淹留？想佳人妝樓顙望，誤幾
回天際識歸舟。爭知我、倚欄干處，正恁凝愁。」過去學術界一直
認爲，柳永始作漫詞。現在由於發現了敦煌曲子詞，這種觀點自應

修訂，但是，漫詞最後定型於柳永，當是不刊之論。

兩宋詞壇當然還有豪放的一派。如范仲淹『蘇幕遮』、『漁家傲』，王安石『桂枝香』（金陵懷古）等可視為代表。但是這類詞在北宋前期並不很多，還不能形成流派。蘇軾的創作，改變了婉約詞派統治詞壇的局面。他努力擴大詞的題材和表現能力，以詩為詞，隨物賦形，表現出豪邁的氣魄。『念奴嬌』（赤壁懷古）、『水調歌頭』、『江城子』等已成為膾炙人口的名篇：

大江東去，浪淘盡、千古風流人物。故壘西邊，人道是：三國周郎赤壁。亂石崩雲，驚濤裂岸，卷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畫，一時多少豪杰。

遙想公瑾當年，小喬初嫁了，雄姿英發。羽扇綸巾，談笑間，強虜灰飛烟滅。故國神游，多情應笑我，早生華髮。

人間如夢，一尊還酹江月。

明月幾時有？把酒問青天。不知天上宮闕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風歸去，惟恐瓊樓玉宇，高處不勝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間？

轉朱閣，低綺戶，照無眠。不應有恨，何事長向別時圓？